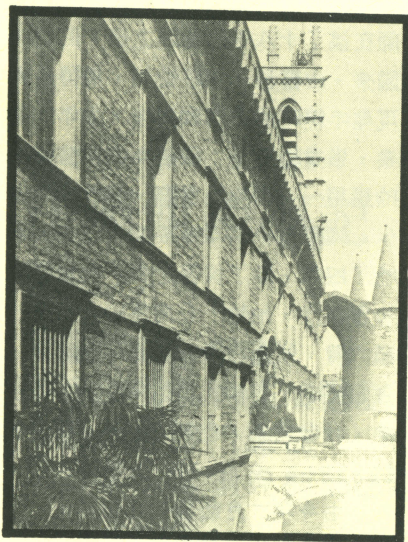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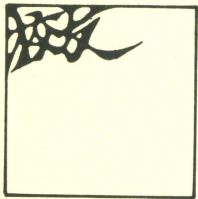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尖頂之建築物即聖彼得教堂。拱門下是正門入口。近景建築為醫學院之主要部分，旗桿下為大門入口，兩旁各有銅像一座，由青銅鑄成。

有人擅闖紅燈。這一點屢見不爽，暗暗地令人震驚和欽佩。其實深入地想想，一點點的不方便反倒是令人有許多大方便。在Rush hour（上下班時間）時，這兒即使真的交通阻塞也很少超過3分鐘以上。雖然家家都有車，甚至有二部以上的車。足見誠實與守法的觀念似乎已深入人心，根深蒂固，無庸置疑了。前一陣子丁肇中博士曾含蓄地評論國內的學生求學的態度不夠「誠實」，不懂的硬說懂，結果還是不懂，這種心態甚至影響到研究的水準和成果上。將二者聯想，不能不令人警惕。由小至大，過五關斬六將的生活，填鴨式的啟蒙教育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頭大、四肢小、頗不平衡的科學怪物。最令人不放心的，誠實的美德也遺忘了。翹課、作弊、考古，種種花招不過是例證之一，我們未能覺察到壞處更多，只是尚不自覺罷了！

來到國外，儘量撿我們所缺乏的、人家所有的優點報導，好讓大家見賢思齊。其實我們有不少東西的確是值得驕傲的，但這不是我們出來的主要目的。需要帶回去的依舊不少，文字所能表達的不過滄海一粟。百聞不如一見，有機會還是應該親身驗證才是。一千五百多年以前，唐三藏單槍匹馬西出長安，遠赴天竺取經，無畏於時空、文化、語言等種種困難，歷經千山萬水，終至成功。比起來，今天的我們，輕鬆多了！兩萬里外的蒙貝利耶；只有月亮的影子和狗吠的聲音和國內是一模一樣的，困學勉行，在所難免，若連這點豪氣都沒有，就太不像話了。這是支持許多人繼續奮鬥

的主要原因。我，「拇山下」的一份子，在此困學中。

1985、2、8、凌晨一點
于蒙貝利耶

回首

老 竹

北醫藥學系校友
現任本校助教

年近而立，常想：我何許人也？做了什麼呢？理想距現實有多遠？自己活得滿意嗎？

回首過去，影響我最深的是父親，他庇蔭了我二十七年。雖然他遠離了我們，但在最後三年的相處，其精神深入我心，談自己不得不談父親了。我是他塑造出來的，繼承了一些他的脾性。

父親算是英年早逝，為心病所苦，加上生活的坎坷，身心俱創，仍奮力不懈，其心境可謂老矣！當我們翻箱倒櫃尋出四張不同時期的照片，預備放大用，發現了父親成長的痕跡。我們選了逝世前照的那張，年輕的照片雖英姿煥發，讓人有陌生感；前者卻散發一股成熟的氣息，是歷盡滄桑的穩重與達練。

老家在一小漁村，大部分人家捕魚為生，祖父在糖廠工作，祖母開雜

貨店，老家算是小康。父親是村裡有名的才子，從小寫一手好字，是第一個考上大學的，且是農專二年級就考上了。父親個性頑強，加上祖母甚寵，遂養成一些壞習慣、脾氣壞、好鬭爭、愛花錢。但能力強，聰明而有幹勁，別人做不到做不好的事，交到他手中，做的又快又好，組織力強，口才好，有四。年代的台大人的傲氣。優越的表現掩飾了缺點，年輕時別人也較原諒他，年紀大了卻苦了妻小。好的榜樣，固然可給子女好的影響；但壞的行徑，亦足以教導人。父親家教甚嚴，動輒打罰、少輒責罵，虧有慈母，我就在父親嚴厲訓練下長大。父親少年有成，顯赫一時。卻少不更事，賺得多揮霍得多，加上在我小學四年級時，被友人捲款而家道中落，家人四散，二年後才又團圓。父親後半輩子起起落落，讓我們看到他頑強的生命力——無論失敗多少次，總不氣餒的奮力再出發——直到他決定開刀。因他的信心，使我們竟忘了失敗的可能性，我們仍以爲他會再站起來的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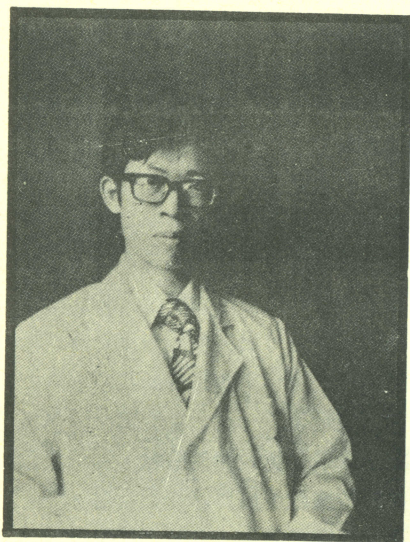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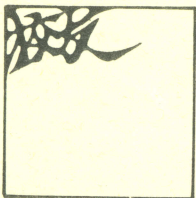
記得寄人籬下時，感冒而咳嗽不已，半夜更是難過，還被罵吵死了。但，曾寫信鼓勵父親：玫瑰花謝了，但明年它還會再開。團圓後，父親與母親二人協力工作，一方面做保險，一方面推銷噴霧機等其他東西，常到很遠的農村，半夜才到家。那時若沒菜吃，花生米配飯吃，茶當湯喝，有時蔥末炒香加水煮一鍋湯喝（媽媽不在時）。日子雖苦，一家過得頂快樂的。唯一受不了的是父親的壞脾氣，放學時，總先問氣象台（媽媽），知

動向而避難，不過有時是龍捲風，無處可躲。

父親做過許多工作，其中之一是漁訓中心的老師，初時常帶學生出海作業。有次在恒春外海觸礁，大家游泳上岸，倖免於難，而父親聽說是最後與船長一起棄船的。在推銷生涯中，夜晚騎長途摩托車，常騎得睡著，而摔得全身傷；也曾被黑社會的人要債，令全家驚懼不已。從小我們要求什麼，父親必做到，全套棒球器材，鼓勵我們運動，要我們好好唸書，其他學藝均不鼓勵，甚至學校活動都遭反對。因父親見識許多，知道什麼好壞，自己做不好的，也不許我們做。非常保護我們而過分嚴厲，造成個性上的畏縮。事情交我去辦，沒辦妥就罵，爲了少挨罵，卻訓練了自己做事的完整性。平時要求我們要有個性有主見，“不要舉香跟著拜（台語）”“做，就要做最好的”。家裏五個孩子，我是挨罵最少的，因爲善於察顏觀色，難怪哥哥、妹妹以前都認爲我很虛偽；長大後才知道，其實是被罵怕了——反正事情都要做，乾脆自動自發；另一方面怕大人吵架，心裏常祈求和樂，只要他們快樂的事，我都願意自動去做，而養成活在別人喜怒哀樂中的社我，覺得所做所爲應對父母負責，不讓他們傷心失望。我的功課不算頂好，但也不教他們操心；小學算術很差，總是不及格，家人都認爲我頭腦不好、反應遲鈍，爸媽對其餘兄弟姐妹要求甚高，唯我不聞不問，而我也乖得只知讀書。等我長大後，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會，常埋怨父親，爲何以前不好好栽培我們呢？回想

家的過往，父母支撐家都不易，那有餘裕再做他用呢？以前我可以將過錯推給爸爸，三十年後我是否還是推給別人呢？

在家裏只有我敢仗義執言、與父親據理力爭，其實也是父親尊重我。由不敢到敢言，過程是漸進的，而我思緒的是非曲直也在成型過程。我常在氣氛危急時發言，那的確是需要勇氣的——有時拳頭是打到我頭上的。這大概是偷了一些老爹的個性。而後北上求學，更是肆無忌憚，寫信直言父親的施政，爲弟妹們爭自由，任何感受都寫到信中，有時老爹覺得他的愛被曲解而傷心，也寫信反擊。後來我們倆個特別會寫信，在書信往返中，因溝通而感情更好了。北上後，收到的信最多的就是父親寫的，且每一封都是限時信，五六年不斷。父親字很漂亮，看他的信很過癮。（他也喜歡看我的信，卻不敢恭維我的字。）在“暴政”下，當然怨聲四起。父親求學的生涯太優秀，卻成了我們的壓力，因我們都不如他，令他很失望。而我也不滿他，由討厭他、敬畏他，最後轉至包容他、愛他、贊同他。這期間我學習很多，一方面是自己心態的轉變，一方面經歷愈多事情，愈了解他。在我心中父親的偶像地位先破碎了，然後又慢慢地，很實際而人性的建立起來——當自己深刻體認到，凡是人就具有貪、嗔、癡、愛，無人能免。由於認同了人的劣根性，才顯出其優點的可愛，而讓自己更能愛人一些。父親去世後，給我很深的感受，人的一生，或許跋扈，或許謙恭，或兇狠，或溫柔，或自私，或有名，



潘憲主任

或有利，好人、壞人…當蓋棺論定又如何？荒塚一堆！！人是健忘的，何苦為別人而活？人的一生有其不變性及多變性，若曾注意坊間有關嬰兒、兒童、青少年、少年、壯年和老年等不同層次心態的研究，發現人何曾跳出前人的步伐，一生會產生什麼及症狀都被記載的很清楚，天底下有何新鮮事？新者，只是我們的心變，人，時和地變。所為何來？唉！喜求名者求名吧！求利者，盡情追求吧！世間百態，任取一瓢。總得活下去！道具都在身邊，演什麼，全由你了。

以往返家，父親定到車站接我，二個人再跑去吃鴨肉扁，必囑咐媽媽大魚大肉，北返時必親送我去搭車，直到車開了，他才離開車站，那時還怪父親怎麼感情那麼豐富，走就走了嗎！竟不知這力量的偉大，父親在無形中關愛我，給我信心和力量面對世界。大一時，乖寶寶忽然開始接觸課本以外的事物，覺得甚迷惑，懷疑我是誰？往何處去？做什麼？愛國家，為什麼別人都不關心？…當然是尋不到答案，父親旋即搭機北上，帶著我和室友遊碧潭，訪指南宮，平息心中的紛亂。畢業後，工作上遇挫折，老爸一通電話大叫：我女兒是最好、最乖的！誰都不能欺負他，電話旁眼淚忍不住掉下來，在我受挫時，老爹肯定我，鼓勵我，心裏知道自己不是最好的，但多少包容，多少偏袒與疼愛，這世上還有誰能如此愛我呢？不問代價，不問是非曲直？而當辦完父親的喪事，我竟不敢離家，因失去了一座強有力的發電機，再也沒老爹殷殷相送了。

父親前半生，太過絢爛、享盡榮華，後半輩子多變坎坷，終為病魔所折，跟著吃苦最多的是母親，父親受日本教育影響甚深，而母親又練就逆來順受的耐性，三十年來表面生活平淡一煮飯燒衣，為我們張羅一切，五個孩子沒變壞，真是感謝母親。在最窮時，父親堅持若他剩一塊錢，也要讓我們念書；母親秉持父親遺志讓每一個小孩都要受完大學教育。平淡的累積，常完成偉大的作品。許多生命的藍圖，需要無數個平淡，重複的日子去完成。過去，我活在別人的標準及社會價值觀中，好高騖遠，無知的想一夜塑造世界。而今，我低下頭來，平實地去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，而不再只會畫藍圖，不動工打基礎。有人笑我，與現實妥協了！其實，「打拼」也好，疏懶也好，我要活出自己的步調。好活、歹活，都是我自己。

老爹的舞是一流的，攝影技術也不賴，游泳更是頂呱呱（玩海的小子），念大學時輝煌一時—可是他沒有尋到內心的寧靜。或許灯紅酒綠後遺失了自己，或許生活的壓力更讓他無暇喘口氣。老年時常無信訴說他的孤獨與寂寞—雖有五個兒女却各忙各的，而今我也感受了那份孤寂。畢業四、五年，朋友出國的、結婚的、遠離他鄉的，以往那群混混各做鳥獸散。以前怪老爹不會排解自己，現在輪到自己，也不知有多少能耐呢？藝術方面我都不會，好自卑，又一直認為小時候沒學，現在也來不及了。直到去年觀念才改。別人從小學到三十歲，這麼好！若我從三十歲開始學，到六十歲呢？不成家，大概也可娛己了。

現在不接觸，三十年後我還是不會，屆時我不成了糟老頭子！有許多人一談到看課外書、或音樂、或畫畫、或舞蹈…時，總一口否決：我不懂，我沒興趣，沒那種細胞云云…甚是可惜。人為何要自侑於惰性而固步自封呢？多看書或懂些藝術方面並非要以此誇人，只是美化自己的心。我們不是專業人才，也不必像他們那麼精通。畢業後，若沒繼續進修，則面對的將是每天的生活，工作以外，獨處時做些什麼？莫讓孤寂吞噬了，而走叉了路！

回想過去，人生似乎又剔透了一會。面對而立之年，我選擇了平靜，不喜名，不求利，但求能活得更有人性，率性而為。生活是藝術，喜怒哀樂添加多少？自己斟酌了。

醫者的社會地位

潘 憲

北醫第4屆校友
仁愛醫院放射科主任
仁濟醫院內科主任
北醫附設醫院內科主任

古代中國民分九等，巫巫並列，醫者只不過略高於第九等的巫祝而已。雖然後世略有改變，但醫者仍不被重視。各位想必看過關雲長刻骨療傷的圖像吧！圖中的關先生右手袖口高

捲，一位外科醫師（華陀？）正在替他清洗箭傷，巨大的傷口下骨頭隱約可見，關先生臉朝左側，以左手握基石，正聚精會神地與另一高冠者下棋。以前這幅畫給我的印象是：好厲害的關公，居然毫不理會刻骨之痛而仍能專心一意地下棋。但是各位是否注意過這張圖的配角—外科醫師？是否想過：如果這位外科醫師的麻醉技術很差，關先生是否受得了？關先生的不覺疼痛是否因麻醉的成功？可惜，看過這幅畫的人不知凡幾，從來就沒聽人提過：好偉大的外科醫師。各位如果看過章回小說，必然看過這樣的一小段故事：某大人先生的寶貝兒子或孫子因病延醫，結果醫生沒法救回他的富貴命，大人先生一怒之下將醫生下獄、殺頭。各位如果古典小說多看了些，必然看過「儒醫」這兩個字。傳統上中國人是儒者萬能，儒將、儒醫多得很。所謂「儒醫」是精通古文，能閱讀歷代醫籍，而後自然能醫百病，完全不須什麼見、實習的，當然「醫」只不過是儒者的副業而已。專業醫者在社會上反而無足輕重。

今日台灣的醫師地位又如何呢？醫師們在醫院裡常碰到的現象有：「醫生，我感冒了，請開一些藥給我吧！」，「醫生，我得了胃下垂了……」，「醫生，我心臟無力……」等等，不勝枚舉。幾乎每一個病人都會自我診斷，求醫的目的只不過是求「給我最好的藥」，真是令人氣結。傳統上中國人看重的是藥（治療），而不是醫（診斷），只因中國人相信看得懂字的都可以當醫生（儒醫）。雖然今日醫師的社會地位比起古代是好了

很多，至少在一般市井小民的心目中仍算較高的一種職業，但是在古國傳統的陰影下，醫師在「官」、「商」（不必是高官巨賈）的眼中，事實上可能是不值一顧的。由於社會的日趨現代化，樣樣要求「品管」，當然，醫師也必須品管，以提升醫療水平，於是乎有國家考試的設置。但是品管的關卡却出現了旁路（by-pass）：幾年前「退除役官兵特考」，一下子產生了三千名「醫師」，恰好是當時台灣省（台北市除外）合格醫師的總和；只因退除役官兵勞苦功高，「於情於理」應當讓他們有頭路，至於品管如何那是次要的事了。只因醫學院畢業生幾乎清一色是「西」醫，為了維護固有文化於不墜，每年舉辦中醫醫師特考（每年約錄取二百名），考題是出自「本草綱目」、「……經」、「……經」等等古代醫籍，儼然是儒醫的再現。另外，為了尊重「先進」國家，持有外國醫師執照者可在某些條件限制下換領我國執照。有了這些旁路的出現，諸位可以想像得到品管的效果吧！必然也可以想像得到醫師這一行是否受到足夠的尊重吧！

也許諸位看過「良醫良相」這種牌匾，良醫醫人良相佐國，其間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，醫者與儒者的差距大矣哉！諸位將來若開業最好謙虛一點，不要接受這種賀辭；但是，諸位也不必氣餒，一般民衆仍然相當敬重醫生的，至少在醫院裡常見病人或病人家屬客客氣氣的跟醫師打招呼，甚至鞠躬為禮。